

國朝先正事略

冊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徐侯齋先生事略

戴易

巢鳴威

沈磨生

先生姓徐氏名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侯齋其別字也父忠節公汧崇禎戊辰進士官諭德南都立遷少詹事屢疏詆馬阮爲所齟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之事具明史先生弱冠舉崇禎壬午鄉試忠節公將徇國先生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初避地汾湖已遷蘆區遷金墅往來靈巖支硎閒終於澗上草堂地當天平山麓後人就草堂立祠祀焉先生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威稱海內三遺民性峻潔鍵戶不與人接書法孫過庭畫宗巨然閒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海內得其遺墨爭寶之蔡制軍毓榮慕其名具書幣屬其友人通意卻之湯文正撫吳屏騶從徒步造門者再卒不見嘆息而返所往來

惟壽民及萊陽姜寶節崑山朱用純同里楊无咎山陰戴易甯都魏禧門弟子
吳江潘耒暨南嶽僧洪儲數人而已黃岡杜濬於並世人獨重先生及壽民自
愧不如先生耐寒飢不納人一絲一粟惟洪儲時急而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
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煙造之出畫篋俾鬻於市無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
乃得銀數錢歸而先生及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趣返其值先生養一驢甚
馴通人意日用閒有所需則以所作書畫卷置籠於驢背驅之驢獨行及城闕
而止不闌出一步見者爭趣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
備而納諸籠以爲常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遺命不受弔商邱宋榮時
撫吳以不得一致賻襚於先生爲憾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意在扶
值世教無一諛墓酬應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讀史稗語讀
史雜鈔建元同文錄管見等書子文止文行有父風早卒戴易字南枝山陰人
少從劉念臺先生學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與先生一見相得稱老友先生歿僅
一孫饘粥不繼謀葬諸祖塋不獲南枝曰吾爲侯齋任此事相度經年得地於

鄧尉之西真如鳩謂潘耒曰地在梅花深處與高士宜第索直三十金耒先以十金成券會有黃山之游南枝募於人無應者迺矢願賣字以給之南枝故善八分書非其人不可得至是榜於門每幅銀一錢貲遂集又相旁地并買之南枝貧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質字也銖積寸累不妄費一錢一蒼頭飢不能忍輒逃去己則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云巢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幼孤事母至孝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於墓顏其草堂曰永思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三十七年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俟齋爲定私諡曰貞孝先生洪儲字退翁與化李氏子出家住靈巖最久南都覆吳越興義旅退公實左右之辛卯被逮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免好事如故或戒之曰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俟齋先生曰每歲三月十九日退翁必素服焚香北嚮揮涕拜蓋二十八年如一日耳退公嗣法弟子滿天下其最曰正志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也初入山執爨事退公一見輒知爲非常人其次曰宣城沈慶生故監司壽嶽子壽嶽死國事慶生抱王哀之痛遂祝髮事退公後

居姚江名大瓠

沈耕巖先生事略

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世爲宣城人性孤峭不妄言笑爲文好深湛之思江右艾千子至宛陵盛稱之一時聲華之盛江上二沈遂與吳中二張埒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及先生不以名位爲甲乙也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先生應詔時流寇躡中原特起楊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先生伏闕上疏謂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金革奪情乃陋儒之曲說卽嗣昌迫於君命亦應躬歷戎行枕戈衽革而乃支吾旦夕安坐京師軍旅之寄一付諸文燦以招撫爲上策天下有不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賊而可懾賊者乎將來釀禍誤國嗣昌之肉其不足食矣疏爲通政所格再上留中不報黃忠端公道周敷曰此何等事朝臣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媿死矣於是臺臣何楷錢增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忠端有廷辨之事皆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上書報罷遂

棄經生業與周鹿溪鑣掩關求佐王之學從游者數百人無何而黨禍作阮大
鉞者魏閣義兒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士冀復起先生於劾嗣昌疏中及之
於是顧杲吳應箕等推先生之意作留都防亂揭以攻之大鉞恨甚及得志按
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先生爲首先生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跡
深山採藜藿以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
明操郡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度置壁中三年未嘗一發視也溧陽陳名夏
雅善先生既入相將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先生不發函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
已先生遺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杲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
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溧陽歎息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
年當事或邀之及半道望望然去康熙乙卯五月卒年六十九疾革命門人劉
堯枝施閏章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此身還父母此學還孔孟語畢而瞑生平
重然諾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子幼先生渡海葬之鹿溪之沒也貌孤爲逋負所
逼先生鬻田以償始有完卵與黃梨洲交最篤別四十餘年矣臨歿爲書永訣

去易簣十有三日耳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

汪魏美先生事略

汪先生諱颯字魏美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諧人號曰汪冷舉崇禎己卯鄉試與同縣陸公培齊名太守錢君以女妻之初盛飾入門先生誠之乃屏侍婢以疏布躬操作明亡遂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賂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此金也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僑寓北郭外室如懸磬處之晏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先生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遇先生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先生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卽先生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約置酒湖船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甚歡惟先生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終排牆遁去先生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爲壽不得卻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菴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鍵戶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

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
耿耿者猶未下也康熙丁酉黃先生梨洲遇之於孤山頗講龍溪調息法各賦
詩三章明年同至葛仙祠又明年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布
被一先生與梨洲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梨洲入雲居訪仁菴先生矢不入
城至清波門別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先生謝弗見叔子留書曰魏美足下吾
甯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可謂失人先生
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先生嘗從愚菴和尚究出世法叔子
曰君事愚菴謹豈有意爲其弟子耶先生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爲釋
氏牽去此吾所以不肯也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有八臨歿
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起視日影曰可矣書五言詩一章投筆就寢而逝
詩曰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
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

世宗 郭些菴先生事略 陶汝鼎 郭金臺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四一中華書局聚

些菴先生姓郭氏名都賢字天門湖南益陽人父諱以鄉貢知開縣夙有志於道學從吉州鄒先生守益游最久先生幼穎異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嘗冊封閩藩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得史可法等六人歷官員外郎出爲四川參議督江西學政分守嶺北道崇禎十五年巡撫江西黜貪墨獎循吏汲汲如不及時張獻忠已逼境賊騎充斥先生晝夜繕守禦兵餉無措乃大會屬僚凡官司一應供給皆捐以助餉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先生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兵爲戍語見明史良玉傳會有尼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悲憤不食南都建號史公開闡揚州薦授南京操江辭不赴桂王立肇慶以兵部尙書召而先生已祝髮爲僧矣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請起用至是承疇入 本朝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旣得見餽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先生見承疇時故作目眦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先生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洪默然甯都魏禧先生撫江西時所得士也禧嘗上書曰先生抱道履德二十年閒所著述之文與所交游造就之士必有偉論奇人足以

振天下之聾聵開後世之太平者其推重如此論者謂先生門下史忠正之節義經濟魏叔子之文章得一已足不朽可想見師友淵源之盛矣先生篤至性哀樂過人嚴而介風骨嶄然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入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珍棄之祝髮後號頑石又號些菴茹苦無定居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民興於嘉魚住梅熟菴已流寓沔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復以詩累客死江甯承天寺有女名純貞許字黔國公沐氏國變後音問梗絕遂終於家純貞能詩自署曰郭貞女先生所著有衡嶽集止菴集秋聲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鞵集補山堂集些菴雜著等書時有陶密菴者

與齊名

陶先生汝彝字仲調一字燮友甯鄉人也少奇慧甫龔應童子試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拔冠湖南數郡崇禎九年充拔貢生會上幸太學羣臣請復高皇積分法祭酒顧九疇奏薦先生才莊烈帝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監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後由翰林待詔改職方

珍傲宋版印
郎任監軍復授檢討南都覆先生薙髮滌山號忍頭陀生平內行篤父歿哀慕
終身事母曲盡孝養處族黨多厚德嘗爲人雪奇冤冒險難活千餘人然不自
言也詩古文有奇氣書法險勁名動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所與遊皆天下名
士而與些菴先生尤篤著有廣西涯樂府噫古集寄雲樓集褐玉堂集嘉樹堂
集若干卷些菴爲序之有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之語楚南遺獻
以此菴密菴兩先生爲最著云

同時郭金臺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陳氏恪勤公之祖也年十二遭家難匿中表
郭氏得脫郭初無子遂子之生而狀貌奇偉見者目爲異人弱冠有聲鬢序居
家孝友淵默至慷慨談天下事議論風生諸監司郡縣旌幣踵至吉藩延至邸
館置醴賦詩常爲倒屣崇禎己卯壬午兩中副榜會舉行積分法屢薦不起例
授官亦不就隆武南渡登鄉舉督師何公騰蛟巡撫堵公允錫先後論薦授職
方郎中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時獻賊既陷湖湘闖賊潰卒復相繼蹂躪
縣百里無人烟乃請於督師命偏裨練鄉兵爲守禦全活以萬計晚歸隱衡山

著書授徒口不談世事惟論列當時殉難諸人輒歔歔流涕及卒自題其阡曰
遺民郭金臺之墓

何仲淵先生事略

先生名宏仁字仲淵浙江山陰人陶文簡公望齡甥也幼習外家教復從念臺
劉忠正公游明崇禎丁丑進士官建平令有異政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
殆盡獨不入建平界未幾以憂去蝗遽入北鄉民益神之尋任高要縣興水利
清關權方銳欲有所施設復以父艱歸隨遭甲申之亂浙東事起強以御史召
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丙戌五月江上師
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峯自恨不及從亡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土人守之得
不死隨披薤從方外游入陶介山事山主雲藏禪師隨衆樵汲晝夜作苦同事
者爲先生難之先生曰吾視出沒風濤閒聊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言勞苦哉然
先生猶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
從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壑醯鹽並絕所過皆留詩紀歲月遇高僧郭蓮

峯徵君李秘霞結塵外之交館留崇聖寺藜牀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先生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稍安顧此中常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留一函與家人訣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齋志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國爲不忠於家爲不孝死後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勿祔葬先隴以彰不孝之罪讀竟而絕推先生之心蓋無日不以爲可悲而得死之足樂也然其家仍返葬會稽玉几之祖阡以先生本非出世者從初志也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跡不與人接先生之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卽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延之懇留飲則舟中已度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急解維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先生高節余公且不易致云

李因仲諱天植學者稱蜃園先生浙江平湖人先世多隱德崇禎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時時以誨學者癸未子諸生觀卒先生自以有隱慝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國變後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跡不入城市訓山中童子自給自署曰邨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蜃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樓輦竹宮以佐之好事者約月供薪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弔甲申以來殉節者蜃園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園寄身僧舍戚友贖蜃園歸之始復與妻居時年七十矣子震亦棄諸生非義一介不取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耳待盡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僅存二楹兩耳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會魏叔子來自江西造其廬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

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質曹侍郎溶，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以餓死可也。」已而先生果堅拒，未幾卒。叔子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乍浦有鄭嬰垣者，孤介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以餓死臨歿，曰：「吾無愧於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著《蜃園集》佚，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有傳本。又有劉賸菴者，名永錫，字欽爾，魏縣人，亦先生友也。崇禎丙子，舉人授長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出，賸菴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邪？」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率妻女織席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賸菴曰：「吾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君亡義，不可歸耳。」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時歲荒，得食愈艱，雜糠粃作食，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至是請於父曰：

兒不辰遭家國之變翁家存亡不可知留此身以累大人無爲也遂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亦死於盜是日凶問適至賸菴旣無家乃買破船一往來江湖閒時從諸遺老遊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半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賸菴曰彼爲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今豈忘之邪卒不往後數年以窮餓死友人陸元泓葬諸虎邱之山塘元泓字秋玉常熟人以志節自勵無家圖己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邵得魯先生事略

張廷賓

邵先生名以貫字得魯餘姚人性狷潔明季石梁陶文覺公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其高第也顧頗參以禪悟先生亦從之遊獨講求有用之學歲饑糾同志爲義倉桑梓德之已而國難作先生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

人也遣其二弟從之遊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尋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公仲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居園中夜共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屐齒於是始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頗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趣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閒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口笑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無所向自是益卞急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尚有一妾先生去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先生詩文甚富散佚無存者